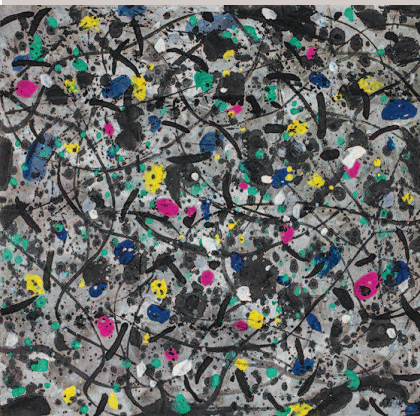


在“中国式风景”里看到世界是一个圆

◆ 朱 光



■ 吴冠中作品



■ 林风眠作品



正如大悲与大喜有着相似的表情,世界的两极是可以相遇的。林风眠身处南方,其学生吴冠中长期在北方,可是他们的画作颇为中西合璧;“中西合璧”指的不仅仅是他们相似的艺术生涯贯通中法两国,也是指他们各自的画风,既有水墨质感又有油画构图,既显东方意境又融西方技法;吴冠中的一些画作还有着“浮游生物感”——他竟热爱科学,在画作中实践物理学家研究出来的“对称性破缺”……中国南方与北方、世界东方与西方、绘画水墨与油画、美术大师与科学……在日前于中华艺术宫开展的“中国式风景——林风眠吴冠中艺术大展”上,我们看到,误以为“对立”的往往有可能“统一”,误以为“两极”的会“相遇”,在这个展览里,世界就是一个美丽的圆。

林风眠前往法国留学,同船的有蔡和森、向警予;读中学时,则与叶剑英是同学。这位广东梅县石匠的儿子,6岁与被逐出家门的母亲一别之后再无相见,此后的爱情与婚姻也算不得圆满,似乎奠定了他的寂寞、悲悯在绘画中时隐时现的基调。他把留学时习得的西方美术观念与技法融于中国笔墨,这始终是他不变的探索。仕女与花朵,是其融合的代表性主题。仕女图有着东方的线条、西方的着色;花朵则有着西方的静物构图、东方的笔墨,乃至在于绘画劳动妇女做农活的主题时,他的

画作里有高更在塔西堤岛绘画的影子。深受中国同行热爱的,还是他的《孤鹭》《飞鹭》等,层次氤氲的墨色有着不可名状的东方审美境界,又有着一股溢出画面的深邃的孤独——这不是所有文艺作品的发端,所有文艺青年的痛处么? 共鸣者众。

林风眠在杭州艺专(中国美院前身)的学生吴冠中,也曾留法。因而“林吴展”此番也是中法文旅年中的重要活动之一。吴冠中不仅以画作,还以文章“图文并茂”地亮出东西融合的美学主张,且态度直白而犀利。他特别以同一题材,以油画手法和中国画手法各画一幅,整体意境偏向东方审美,但是细看之下,中国画笔法更润泽,油画笔法更凹凸,各有千秋。在这类同题异质的创作中,他会在中国画作品上签名“吴冠中”;在油画作品上署名“荼”——意为对绘画的热爱如火如荼。这样“一对”的作品,特别能现出东西审美的异同,以及相通——此时,难免让人深思,各异的技法对于整体的审美有多重要呢? 许是因为他后来去了清华大学,对于美术主流圈而言可能是“偏安一隅”,但是对于吴冠中而言则是“走近科学”。2001年和2006年,吴冠中与李政道联手,分别在中国美术馆和清华大学主持“清华大学艺术与科学国际作品展暨学术研讨会”,在科学和艺术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吴冠中提出,科学揭示宇宙物质奥秘,艺术揭示情感奥秘,科学与艺术的同一性植根于推翻成见、探索未知。他直接以画作,呈现艺术与科学的融合,在中国画家独树一帜。这也是清华

大学里反而收藏着不少吴冠中画作的缘由。这也就是“林吴展”下半年还会去北京清华大学,再融入清华大学收藏吴冠中作品推出2.0版展览的内在“血缘”关系。

林风眠、吴冠中,两位出生在中国南方的画家,先后登上了留法的航船,在上世纪20至40年代的法国——当时全球最先锋的艺术圣地,汲取了艺术养分。中西融合的艺术理念,灌注入他们的身心与手法乃至活法。林风眠的学生之一木心,也有着类似的活法。“中西”,在他们身上“合璧”;中国的“南北”,在这个展览上“合体”。科学,是自然科学的底层逻辑;艺术,是人文科学的底层逻辑。科学和艺术,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两翼。

因而,其实,在当前举办“林吴展”真的只是为了展现“中国式风景”的中西融合艺术手法的突破吗? 当然不仅限于此。首先,这个展览打开了我们美术欣赏的视野。美术可以按地域、按技法、按源流办展览,但是历史长河里总有锐意创新、“头上出角”的先锋人物引领跨界潮流,因而推动了艺术和科学的发展。其次,这个展览打开了我们面对社会生活的思路。凡事确实自有其内在逻辑,如何在遵循内在逻辑的前提下寻求探索与创新? 就像林吴一样,是否可以在遵循西方构图、东方意境的艺术规律的前提下找到适合自身的当代表达? 再者,这个展览打开了我们面对世界融合的格局。在“中国式风景”里,我们可以看到世界是一个圆。



网络热评。



在一座现代都市博物馆里眺望原乡

◆ 徐佳和

面具、一个个无声的人像中寻找文明的痕迹,实现对自身文化的叩问和探寻。

这次特展最大的亮点和不同就是把三星堆前生后世进行了全面交代,除了四川之外,三星堆其实也吸收了中原、北方等其他地区的文明和文化,后期也影响辐射到了长江中下游,而本次特展把它们联动起来,讲述一个相对完整的三星堆古蜀文明的故事。展品中的“十节玉琮”,是古蜀人重要的祭祀礼器之一,它的“出土地”虽然是长江上游西南蜀地的金沙遗址,但“出产地”则是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因此,这件文物堪称3000多年后首次“回归故里”。

出土文物具有极高的观赏性,对人类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提供了重要的信息。三星堆文物,在古老与现代、传统与流行的文化碰撞中,抖落千年尘土,走入现代都市,走入大众生活。所谓现代都市文化,既不是“古”也不是仅仅“新”,而是在古与新之间碰撞、融合、彼此接纳,在这个基础上持续而茁壮地成长。突破近代的局限,向着古老文明寻找追溯自我的影像。在这张薄如蝉翼又如微风吹皱般的黄金面具前,有谁的思绪不会飞扬,试想能够透过这永恒之眼洞穿世事,看到三千年前的世界,有金戈铁

与河图之象,呈现以龙鱼等海洋生物为主角的图境,再现海错绮罗的盛景——取意海为龙之界所,是上海之海,是璀璨灯海,是人生海海,亦是古往今来的沧海桑田、浩瀚绮丽的星辰大海。

今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暨中法文化旅游年,豫园灯会更是29年来首次跨国举办,在法国巴黎实现了“山海”出海。60架大型灯组和2000余盏华灯落地距埃菲尔铁塔不远的城市公园“巴黎风情园”内,在这个拥有百多年历史的法兰西园林中,豫园灯会开启了中法两地的同频共振。巴黎版以“山海有灵”为另一篇章,依旧使用龙及其他生肖为主角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中国传统的祈福贺春民俗文化。艺术家在选材上最大限度地遵循传统,秉持自然环保之古法,利用丝绸、纸、竹子甚至是瓷器来制作,但在造型上则试图用流畅简洁的线条,追求形神兼备。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古老的匠人精神,令这些工艺花灯“带着来自东方的神秘力量”,至于多媒体光影和现代材质重塑的亭台楼阁,则进一步表现了古老与当今文明的兼容互鉴。

而这些特质正是本届豫园灯会得以出海,得以破圈的精髓所在。近年,以《封神》为代表的古典和神话作为创作元素的影视热映,国潮创新未艾,辐射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正是契合了当下一代的文化自信和美学欣赏。豫园灯会更新迭代的主动团队也越加年轻化,其中不乏90后,有留学海外经历的非遗传人,拥有世界观与时尚触觉,在还原与建设极致美学方面下足了功夫,创作意识上追求细节的精准,整体构建上强化了情境和氛围的营造,凸显古老东方的浪漫属性。90后海派剪纸传承人李诗忆和她的团队承接的晏海阁以及黄金广场等主要灯组的设计和制作安装,为打造镜花水月、瑰丽动人的深海仙境,在整个过程中,运用了钢架丝架结构、LED光源,电镀彩彩以及镜面装置结

合传统灯彩,还专门运用了计算数据来支持设计的落地,最终,美轮美奂的山海幻境在亭台楼榭之中豁然展开,历史空间、建筑景观在灯彩中更新赋能,千盏竞放,犹如一夜造梦,包含5个篇章的主题灯组,分别于四大互动、五大场景交汇成一片璀璨的灯海,上演幕幕新奇。各个团队在民间剪纸、彩扎、竹编、绘画和文本相结合的灯彩技艺中,不是简单放大耳熟能详的中国元素,而是重在提炼千年典籍的文化底蕴,以贴近时代的形象设计,植入新的技术手段,充分发挥“海派”特长,对传统文化进行了创新演绎,同时对东方生活美学亦有生动诠释。此外,在中法两地的“山海”灯会中,都加入了声光电的体验,推出了“AR+VR”的多重体验,令游人增添虚拟与现实的互动,以沉浸式身临其境。

这样一个“山海奇豫记”,愈民族愈世界,愈东方愈国际——老而弥新,古今相照,最传统的也是最摩登的,是创新,亦是回归,所谓众人对“美”的赞叹,实则更有召唤和共鸣之意,故“灯火可亲,山海可忆”,无国界无隔阂,相信未来仍将出之四海,持续焕发出更为蓬勃的生机与魅力。



杨正新先生的《朱雀迎春》,力图创新,力求简洁,力争与人不同,不仅选择画材时有比兴的文思,而且在处理形象时注入了构成意识,融合现代色彩理念,在造型的大原则上,融入抽象的构成因素,呈现了当代审美时尚。

朱鹀,又称朱鹭,作为中国独特的珍稀鸟类,视为“吉祥之鸟”,被誉为“东方的红宝石”,承载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和自然生态价值。数量极为稀少,被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极度濒危物种。

杨正新先生一直关注着朱鹀,引发了创作热情,他的朱鹀单纯、饱满、舒张、大气,简约而不简单,简白而不简陋,简洁而不简陋,很有气概。画面看上去童心未泯,盎然有趣,把握住大感觉,不为小处而拘泥;他只用一种红颜色绘制整个作品,红色是代表中国人特有的情怀,象征着吉祥、喜庆、火热、幸福,代表了无限的活力和希望。画家将这种情感充分体现在作品中,以表达他的问候与祝福。色彩单纯而强烈,他以色代墨,以笔运色,处处见笔,笔中有色、色中见笔、笔与色相互呼应,色与水交相辉映,灵动和变化的挥洒如音乐的韵律与节奏,“随时代,写我情,画我意”得到淋漓尽致的宣泄;五只神态各异的朱鹀翱翔天际,按平面构成布置,整齐而不乱,简而不散,充满着生命的律动和朝气,大幅留白给予无尽的想象空间,心象与色趣浑然天成,勾勒出一幅动人的图画,同时赋予了一种全新的艺术信奉。

画家以心造境,着重展现了绘画的东方语境和时代气息,在自然中探索“天人合一”的艺术之境,挖掘当代中国画中的人文关怀和文化关注,将这些元素融入到作品中,展现中国画的独特魅力。真正的艺术家往往善于发掘和把握生活与自身的情感,将两者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并在不经意间发现、发展和完善自己的艺术理念。

心灵的呼唤

◆ 姚宇怡



马,亦有生活繁荣。

我们在古老中追溯来处的同时,寻找安宁,探索前行。三星堆文物的精美与浓郁的特色代表着古代艺术的一个高峰,给当代艺术设计带来启发。这也是古典艺术在现代都市中带来的启发,学者张翊提醒我,当年坂本龙一组建的YMO乐队的很多灵感就来自中国古典音乐。

上海本地目前还无法追溯到与古蜀文明同时代的器物,但是上博东馆已成为展示中华文化的重要窗口与城市文化地标。“星耀中国”的展览在几个月后终将拉上帷幕,展品也将启程返回来处,而展览在现代都市中掀起的涟漪会持久地层层漾开,带走时间的遮蔽与覆盖。岁月辗转中,我们可以确认与确信的是,原乡在内心深处被唤醒,最终向着更加开阔的天地奔涌而去。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多情的礁石

◆ 戴 平

龙年前夕,张雷平先生在龙美术馆举办了一个别出心裁的画展,题目叫《走走停停》。走走停停,海报上的“走走”两字,是分开的,间距较长;而“停停”两字,则是有重叠的。旨在以生命呼吸的节奏,以驻足回望的方式,向观众展示艺术家的创作历程和最新成果。

“走走停停”,也是画家在艺术创造中需要保持的一种心理生理状态。著名美学家朱光潜曾说过:“阿尔卑斯山谷里的一条汽车路上风景极好,路边插着一个标语牌劝告游人说,‘慢慢走,欣赏啊!’一般人在这车水马龙的世界上,都像阿尔卑斯山的汽车,趁着平路拼命向前跑;不过也有些比较幸运的人们偶尔能听‘慢慢走’的劝告,驻足流连一会儿,来欣赏阿尔卑斯山奇景。”看《走走停停》画展,我们也需要有一种“慢慢走”“停一停”的欣赏态度。

张雷平是位谦和文雅、温婉娴静的江南女画家,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舞美系,具有扎实的中西美术基础。她在自己的绘画艺术生涯中,坚持“经常要用一个陌生人的眼光看自己”。40多年来,她走过国内外的山山水水,也不断停下脚步,审视走过的创作足迹。她的画风和题材不断变化,从花草到芦苇,从梯田到古城、海边礁石。她虽然用的是中国传统水墨画的工具和线条,笔下却有现代西方绘画的格局与手法。这次画展的40余幅作品的描绘对象主要是海礁石,独具特色。

2022年春天,张雷平关在工作室里两三个月,有画笔为伴,她将创作锁定为海礁石。白天,

将宣纸铺在地上,匍匐着把心中积蓄的对于海礁的感情抒写出来,用线条去书写礁石的各种性格和气质,描绘礁石在不同环境下的表情。当夜幕降临,望着窗外一座座楼房,张雷平仿佛回到了故乡的浙江海边,看到一块块大大小小的海礁石孤独地矗立着,苍茫粗犷,直面风雨海浪,别有一种独立不拘的坚韧和倔强。

2022年夏天,她又奔向了海边,看着沐浴在阳光碧水中的礁石,呼吸着自由清新的空气,创作欲望再度被激发出来,作品色彩饱满,线条灵动自由,这些画的名字分别叫《快乐的石头》《灿若石花》和《晨曦》。

此次展出的40多幅作品,绝大部分是近年的新作。在此之前,张雷平更热衷于画田野、古城或者花草。张雷平说:“这次画海礁,就是想从海礁的石头里借鉴一些能滋养自己的力量。”“礁石”是这次画展的主题,也是张雷平用“胸中块垒”塑造的新的意象。

这些不同形态的“礁石”画作,极具震撼力。它与其说是来自巨大的尺幅,不如说是来自具有抽象意味、充满冲击力的构图,自由而老辣的线条,画面蓬勃而出的艺术激情和生命的能量。她用吴昌硕的绘画风格,弥补女性艺术家作画纤弱的缺陷;她以礁石的素朴、纯粹、坚韧和定力,宣扬它们不事张扬,厚重坚实,外拙内秀。这也是画家外柔内刚、外静内热品格的艺术体现。

在张雷平的水墨画中,中国画传统构图结聚离散、回转让分的取势被灵活运用到极致,又植入

西方绘画的光影、构成与形式感,更沉淀着传统水墨的优雅气韵,笔下是一以贯之的浩荡与澎湃。她将独立坚韧的个性和高远的志向全部融入了创作中,她不愿意重复前人,而是赋予传统中国画以新的表现方式。她的中国画有现代感。这个现代,是渗透中华民族精神的现代;是创造的、活泼的、充满生命力的现代。无论是描摹礁石的嶙峋还是梯田的层叠,那种线条所形成的结构形式和生长关系,为她抒情写意的风格表现提供了多种可能性。

张雷平说,海礁也是有表情的。无论是在烈日骄阳之下、落日熔金之际、月上中天之时,她都用自己的情感或想象中的笔墨色调去表达,借以赞扬礁石不媚不俗的气质和斑驳多姿的容颜。这些礁石作品是一曲曲灌注着生气乐章。如《晨曦》是一幅纸本彩墨。线条活泼有机趣,礁石在清晨阳光之下,显示斑斓的色彩,红的、白的、黄的、蓝的、黑的礁石块,显得生机勃勃。

四幅黑色的《礁石》则是另一种风格。正是在那些被封控的岁月里,她画的不仅是礁石,而是一种高贵的气质。画上的线条如风之舞,如云之卷,如浪之骇,鬼斧神工,正气淋漓。这些黑色的《礁



石》,既具有学院派艺术的严谨细致,又具有强烈的浪漫主义气息,通过对自然界坚韧顽强的生命存在的由衷赞美,营造出了属于艺术家本人的意蕴深邃的诗性境界。浪花腾空飞溅,礁石坚定不移,打动人们的正是她来自生命感性的直接体验,是画家的气势、精神和胸怀。

著名诗人艾青写过一首题为《礁石》的诗,其中有这样几句:

“一个浪,一个浪,无休止地扑过来。每一个浪都在它脚下,被打成碎沫,散开……但它依然站在那里含着微笑,看着海洋。”这首诗,可以看作是对画家张雷平《礁石》画作系列的阐释,也是对画家张雷平品格的写照。